

第一部分

宁波、温州、杭州海关十年报告

海关十年报告（宁波，1882～1891 年）

浙江省位于北纬 27 度～31 度，东经 118 度～122 度之间。它的周边省份分别是北部的江苏省，西部的安徽省和江西省，南部的福建省。浙江被分为四个道，分别是杭—嘉—湖，由杭州、嘉兴和湖州府组成；宁—绍—台，由宁波、绍兴和台州府组成；金—衢—严，由金华、衢州和严州府组成；温—处，包括温州和处州府。尽管杭州的商业重要性不能与宁波相比，但它是省内最大的城市，也是省会所在地。浙江省有两个口岸对外通商，即宁波和温州。前者在 1842 年开埠，后者于 1877 年开埠。本报告所附地图与 1883 年的贸易报告上的一样，它足以表明行政区划以及主要的河流和城镇的位置，但它在细节上仍有局限性，特别是有关本省的，不是十分可靠。

1. 在 1882～1891 年间，闽浙总督（在福州）最初由何璟担任，1884 年由杨昌濬继任，一直到 1888 年，1888～1891 年由卞宝第担任。

1882 年初在职的抚台（在杭州）是陈士杰，他任职到 1883 年 2 月 16 日，此后这个职务暂时由布政使德馨兼任。刘秉璋于 1883 年 2 月 24 日被任命为抚台，1886 年 6 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于 1886 年 7 月 4 日将权力移交给了布政使许应燊，他暂时兼管到 1886 年 8 月 26 日，然后由卫荣光担任，他的任期延至 1889 年 2 月 11 日，然后由崧骏接任到 1891 年末。本省布政使（在杭州）曾由下列人员担任：

姓名	上任日期	卸任日期	备注
德 馨	1879.12.20	1883.2.16	被任命为代理抚台
	1883.3.24	1884.11.25	
瑞 璋	1883.2.16	1883.3.24	代理
张貽谋	1884.11.25	1885.7.19	按察使、代理布政使
	1886.7.5	1886.8.26	
许应燦	1885.7.19	1886.7.5	被任命为代理抚台
	1886.8.26	1891.4.16	
龚照瑗	1891.4.6	1891.11.10	按察使、代理布政使
刘树堂	1891.11.10		任职到 1891 年末

本省的按察使（在杭州）曾由下列人员担任：

姓名	上任日期	卸任日期	备注
孙家谷	1881.12.16	1882.12.19	
陈宝箴	1883.5.9	1883.8.24	
刘盛藻	1883.10.3	1883.10.16	
丰绅泰	1883.10.16	1884.9.21	代理
	1884.11.24	1885.7.19	
孙貽谋	1884.9.21	1884.11.24	被任命为代理布政使
	1885.7.19	1886.7.5	
盛 康	1886.7.5	1887.5.1	代理
萧 韶	1887.5.1	1888.7.9	
廖寿丰	1888.8.25	1890.4.21	
唐树森	1890.4.21	1890.11.29	代理
	1891.4.16	1891 年底	
龚照瑗	1890.11.29	1891.4.16	被任命为代理布政使

上述各届政府间的短暂间隔常由盐政大臣或道台临时接管。

省军事统帅,即提台(在宁波)一职在 1882 年由张其光担任,1882 年 9 月 2 日由欧阳利见取代,他担任该职到 1890 年 2 月 16 日,然后由崧骏担任到 1890 年 4 月 27 日,其后由现任的冯南斌担任。

宁一绍一台的道台由下列人员担任：

姓名	上任日期	卸任日期	备注
瑞 璋		1883.1.27	被任命为代理省布政使
	1883.10.17	1884.3.3	被任命为广东盐政
温忠翰	1883.1.27	1883.10.17	温州代理道台
马驹良	1884.3.3	1884.7.13	代理道台
薛福成	1884.7.13	1889.3.4	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吴引孙	1889.3.4		任职至 1891 年末

宁波海关税务司曾由下列人员担任：

姓名	上任日期	卸任日期	备注
康发达	1881.6.24	1882.6.19	
马 吉	1882.6.19	1882.9.19	
康发达	1882.9.19	1884.3.31	代理税务司
纪默理	1884.3.31	1884.7.30	
葛显礼	1884.7.30	1886.4.16	税务司助理
康发达	1886.4.16	1889.5.30	
雷乐石	1889.5.30	1891.6.19	
阿歧森	1891.6.19	1891.12.12	税务司助理
墨贤理	1891.12.12		

只有两个国家在宁波驻有领事——大不列颠和美国，在这十年间不列颠领事由阿连壁先生 (C. F. R. Allen) 担任，他由于健康原因在 1882 年 8 月 14 日离任。雷夏伯 (H. F. Brady) 和金璋 (L. C. Hopkins) 继任至 1882 年 11 月 3 日，随后固威林 (W. M. Cooper) 按常规到任。1887 年 6 月 8 日，固威林由司格达 (B. C. G. Scott) 取代。1888 年 8 月 30 日又由谭德乐 (J. N. Tratman) 任代理领事至 1889 年 4 月 1 日，随后由翟理斯 (H. A. Giles) 接任至今。

从 1882 年初开始，美国领事馆由司提文 (E. Stevens) 负责，他于 1885 年 7 月 3 日卸任，此后一直空缺，到 1886 年 12 月 29 日，皮特司 (T. F. Pettus) 才被任命为驻宁波的美国领事。皮特司先生主持此项事务到 1890 年 5 月 17 日，然后由约翰·法勒 (John Fowler) 继任至今。

浙江省曾是中法战争某些战役的战场，但领土并没有真正被侵占。1884 年夏天，由于忧患法国对宁波的侵占，镇海甬江入口处用土堆筑起关卡，只留一条狭小的通道，当危机来临时，即炸沉装满石头的船只——“宝顺”轮来堵住这一通道。为达到这个目的，开销由在宁波的山东会馆承担。8 月，驶往宁波的中国招商局的商船被改成旗昌洋行的船，并开始挂上了美国旗航行。在这一个月里，法国船靠近舟山的传闻在宁波引起极大的恐慌，并立刻导致许多人逃离，他们到内地寻求庇护。为了更好地保护外国人居留地，防备那些无视王法的人们，道台下令从本地驻军中派遣 50 人去加强华生少校(Major Watson)手下的警力。10 月道台宣布禁止法国籍人士涉足宁波，并不想对除已在本地的更多法国人的安全负责。1885 年 2 月 13 日，有消息说中国海军的五艘船在离宁波南部 70 英里处的石浦，被法国舰队包围，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人将要把这些船只追赶到宁波海域，于是有关方面立即下达命令关闭入海口的虎蹲山和七里屿灯塔。一天后，三艘中国船——“南瑞”“南琛”和“开济”逃离了法国舰队，到达镇海，而另外两艘——“驭远”和“澄庆”则在停泊于石浦港时被隐蔽在两艘渔船间的舰艇发射的鱼雷击沉。逃脱的船只被命令驶往上海，以防引起法国人的敌意进攻，但命令并未被执行，船只仍留在关卡以内。由于担心甬江入口处的通道在他们返回前被关闭，轮船不再继续驶向宁波。3 月 1 日四艘法国兵船在七里屿附近抛锚，当天晚些时候其中的两艘驶向镇海，并同关卡内的炮台和中国船只交火。双方的伤亡损失都很小，有三个中国人死于炮火。甬江入口处的那道狭小的通道依然开着，“宝顺”轮时刻准备着堵住通道。3 月 2 日法国人向镇海港发射一枚自动推进的鱼雷，但只炸掉了一块岩石，发出很大的爆炸声，未造成任何伤亡。中国船只全副武装被派出连夜巡逻，炮台和中国船只偶尔会无任何损害地开火。本口岸禁止外国船的通行，但允许帆船和夹板船从那狭小的通道中通过，没有封锁

的命令,而且法国人也没有对商船进行干涉。两三艘法国船在入海口外停泊,中国舰队的五艘船仍留在关卡内。双方仍有零星的交火,但俱无大损。4月6日首次传来中法双方解决争端的消息,自那以后,双方没有再进一步的交火,但镇海其他方面的情况直到4月14日仍未改变。那时法国海军上将利士比(Lespes)打着休战旗号,传令给一个乘坐‘蒂泰号’来见他的官员,称从4月15日起中止海陆上的敌对状态,但直到6月28日,法国的最后一艘兵船才离开镇海。自3月1日以来,一直没有商船到宁波。4月10日“宜昌”轮在镇海外卸下大宗货物,装上货船,由拖船牵引到宁波。6月26日,“甬宁”轮顺利进入入海口并到达宁波。但关卡仍保持着,妨碍了大型商船的进出。直到7月上旬,炸掉7艘沉没的装满石头的船只后,大型船只才又重新进入宁波。直到1885年10月27日南线航道上的关卡才开始完全清除,而北线航道一直到1886年秋才清除完毕。2月14日,隐蔽在关卡后的三艘中国海舰——“开济”、“南琛”、“南瑞”于7月15日返回上海。8月1日,在双方敌对时期中国招商局商船曾归属旗昌洋行,并改悬美国旗,现又重新挂上了中国的大清龙旗。宁波并无明显的排外敌对情绪,道台薛福成竭力防备军队及人民举行示威行动。8月外商代表特上门对他的行为表示谢意。

为了感谢在法国军舰镇海滋事期间所给予的支援,浙江省当局特向外国海关人员授予荣誉官品。检查船只的海关人员庆世利先生(Mr. T. H. Kingsley)主管镇海分关,由于他在联手对敌舰进行监视的工作中所表现的热忱,被授予五品衔以及相应的证书。葛灵霓先生(Mr. A. Kliene)是水位观测员和港口专家,由于在法舰队到来时消除浮标和灯塔所作的努力而被授予五品衔和证书。检查船只的海关人员巴德文先生(Mr. Baldwin)由于代表道台专程前往上海,并完成有危险的公务,被授予六品衔和证书。检查船只的海关人员阿勒顺先生(Mr. F. J. Allshorn)在镇海出谋划策并

担任信号官,被授予六品衔和证书。

中止敌对状态的第二年,多次尝试打捞 1885 年 2 月在石浦港被法国人击沉的两艘中国战舰——“驭远”号和“澄庆”号,但都未成功,最后于 1887 年 1 月放弃这一行动。

1882 年 6 月一艘满载煤炭从悉尼驶往上海的美国船迪里戈(Dirigo)号在佛渡岛失事,完全被毁。

1883 年 12 月 29 日,一艘中国商船“怀远”轮从上海开往香港的途中在普陀岛附近触礁,沉于海底。

1884 年 5 月 27 日,不列颠的普上(Posang)轮撞在离宁波 80 英里处的翼子山,在救援船到达以前,它所载的部分货物已被渔民们抢走,其他大部分货物被转移到一艘发自上海的趸船上,船只最终沉没。

1886 年 11 月 5 日,上海领航艇“红宝石”号在一个有渔民居住的岛附近失事,船只遭到毁坏,岛上居民对船员表示出冷漠的态度。

1886 年 3 月 18 日,不列颠的“时和”轮在上海至厦门途中遇到大雾,在台州岛附近触礁,随后下沉到 10 呎处。事故的幸存者受到岛上居民热情周到的照顾。这件事在不列颠海外贸易中有所记载。一年后为表示对幸存者照顾行为的感谢,特派英国皇家的费尔布兰德(Firebrand)轮向岛上居民分发了稻米。

1888 年 8 月 7 日,暹罗船多尔塔(Doretta)号从曼谷至上海的途中遇到一场强烈的台风,在距离镇海 30 英里处的峙头洋水道失事。9 日沉没,部分货物被中国人打捞上来,运到宁波海关并估价拍卖。根据海上救援规则,出售所得由货主及救援者分得。

1890 年 6 月 17 日,德国“扬子”轮在镇海南部 60 英里处的黑山岛失事,船上乘客及船员被一艘路过的船搭救并送往上海。船上价值不菲的货物及珍宝,那些珍宝价值 87,000 元,被保险公司的救助人员送到宁波。由于天气糟糕的缘故,没有更多的贵重

物品被打捞上来。船只残骸以 1,700 元卖给中方。

1891 年 11 月 12 日定期来往于上海和宁波之间的一艘不列颠船‘宜昌’轮在晴天甬江入口处的内游山礁触礁,距离标志礁石的灯塔只有几英尺。270 名乘客都安全登陆了,但船只完全报废,船上的部分货物及船只本身被海水淹没。

1884 年 11 月宁波、镇海间铺设了电报线。

1889 年 6 月在宁波南部 100 里的象山发生一起严重骚乱,起因于征收鸦片土地税。这项税收遭到当地居民约 5,000 人的强烈抵制,他们破坏了新设立的鸦片税收站和知县衙门,直到很久以后罂粟才被禁止种植。在 1877 年也曾有过相似的禁令,但此类禁令并不能制止罂粟的种植,反而种植量逐年递增。为了不被干涉,台州及象山地区的种植者每年向厘局交纳 800 元。1888 年秋季,在象山——罂粟种植最旺盛的地带建了一个鸦片收税站,要求每担鸦片交 24 元的税,当时这项税收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到了 1889 年春季,种植者停止了抵抗行动,自动交了税。可是主管税收的委员却对规定的税收并不满足,企图再额外征收每斤 50 文铜钱,以用于税收站的支出。这一做法激怒了当地的人们,本来他们已经同意交纳规定的税款。他们怒火中烧,砸了鸦片税收站,追赶那个委员一直到知县衙门,要求将他革职。但知县却严厉地指责这群暴民,人们随即掠夺并部分毁坏了衙门,知县不得不逃离。这群人对他们所做的感到满足,也就纷纷散去。最后当地的绅士出面提出在取消每担 24 元的税收和种植鸦片不再被干涉的前提下,重建被暴民毁坏的衙门并每年交纳 2,000 元的鸦片税。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平息。那个由于贪婪而招致这场暴乱的委员被革职,知县则被降了一级,这场暴乱的几个头目也受到了惩罚。

1891 年 11 月,长乐镇发生了一起骚乱,是由一件小事引发的,参与者达千人,四人被杀还有几人受伤。械斗中的暴民还进行偷盗抢劫,情况变得很严重,因而乡绅们只好向府台求救,府台派

了一名委员到现场。事情解决了。12月长乐镇恢复了正常。

1887年12月6日,海关税务司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只标有姓名的开头字母,附有一张1,500两的银票。写信者要求将此作为1860~1861年骚乱时(指太平天国——译者)参与不正当交易而补交的钱。

1889年3月一位住在上海美国人领到许可证,在宁波外国人居留地开了一家剧院,他的名字使他的公司获得了美国领事的支持。但第二年秋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剧院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府台以不服从命令的理由关闭,因为这事有损他的权威。当他的权威被认可时,道台又同意重新开设剧院,但每月要交更高的费用。在新的情况下,剧院曾一度恢复,直到1891年4月的最后一场演出。

沿浙江海岸线,海盗每隔一段时间就很猖獗。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两三年,这种不幸事件又发生了。1890年12月一群海盗把石浦附近的一艘军舰错当成商船进行袭击,在他们撤退前,有6个海盗被捕获,他们的头被砍下后带到宁波挂在城门外。在台州府海盗有他们的据点。他们在海上大肆掠夺,在陆上也一样,袭击渔村,入室抢劫,还残酷地虐待村民。这些事件引起了省内高层官员的重视,但直至1891年,仍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彻底镇压,主要因为关于是对负民事还是军事责任没有一致的决定,而且没有小炮舰用来把海盗赶入水湾并抓获。

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上,宁波选送了一些有价值的完整的渔业展览品,此后又参加了1883年伦敦举办的一个类似的博览会,但后一次宁波只有限地展示了各种渔船、木筏、鱼网及其他打渔工具的模型,还有一个作为捕鱼所必须的设备——冰屋的模型。

1884年在伦敦健康博览会上,宁波送展了夏季服装面料,一个摆着宁波家具和服装的中式卧室的模型,一张宁波佛教僧侣的火葬图,一些由传教士用中文翻译的西方科学、宗教的书籍。

1891 年 5 月 4 日,一大块尘埃出现在宁波及周围乡村上空,遮住了太阳,也不起风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 24 小时,郊区上空的尘埃很厚,但当地农民却把它当作泥肥加以欢呼。这块尘埃覆盖了很大一片地区,同一天内已经过了烟台、天津和上海。

在浙江省,人们对外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至少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反洋运动在这里很少有实际的、公开的同情者,只有偶尔一两次对抗议的示威者表示支持。1882 年 6 月一艘中国军舰上的广州籍军官遭到三个美国船员的袭击并受到虐待。这一袭击事件被看成是广州籍军官的责任,但其得到的惩罚是如此的严重,因而本口岸大约 500 名军舰上的船员都义愤填膺,威胁要对所有外国人进行报复。出现了一阵骚乱后,道台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巡捕房在华生少校的指挥下戒备森严地保护当地的外国人,结果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三个与此事有关的美国人被罚款并监禁。这种处理抚慰了被激怒的海军官兵,使麻烦得以缓解。

1891 年 6 月,传闻杭州发生了一场示威行动,城内张贴出布告要求所有洋人在 6 月 21 日离开杭州。他们的住所被烧毁。巡抚和其他官员都戒备起来,派兵驻守外国人居留地及教堂,结果没有发生任何暴乱事件。

其他在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情况在下面各章节中还将提到。

2. 从 1882~1891 年每年的统计表上可看出,这一时期进口货物的内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882 年的商品与 1892 年的一样。这一阶段的初期与末期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一些商品或多或少出现波动,有的商品保持稳步增长,有的则出现较大减少。每年进口洋货的总额摘录如下:

	海关两		海关两
1882	6,109,280	1887	4,481,687
1883	5,674,046	1888	5,554,647
1884	5,353,484	1889	5,697,317

	海关两		海关两
1885	5,655,854	1890	6,107,790
1886	6,245,897	1891	6,157,435

1891 年的贸易额与 1882 年并无差别。除了 1887 年由于鸦片进口量减少导致贸易额的锐减(这一内容将在后文提到),此外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自 1887 年起鸦片的下降只有部分得到补偿。1891 年鸦片进口额比 1882 年减少 1,000,000 海关两以上。事实上,尽管鸦片进口量锐减,但 1891 年总的进口贸易额比 1882 年时大有增加,这说明由于其他更有价值的商品进口的增加才导致了这一实质性的增长。其实,如果我们把鸦片从中除去的话,可以发现洋货的进口值从 1882 年的 2,649,663 海关两增加到了 1891 年的 3,805,442 海关两,即增长了约 50%。其中最主要的增长在于棉布、棉纱、金属、煤油和糖。

各种棉布的进口量记录如下：

	数量	价值
	匹	海关两
1882	646,400	1,220,181
1883	642,405	1,245,259
1884	634,781	1,136,060
1885	582,982	1,128,136
1886	733,764	1,340,345
1887	740,696	1,233,591
1888	744,826	1,334,223
1889	717,715	1,268,890
1890	748,757	1,577,771
1891	799,880	1,530,994

尽管相邻年间的增长是不稳定的,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这期间第一年与最后一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原色布是进口布匹中最主要的一项,它的进口量从 1882 年的

348,583 匹增加到了 1891 年的 435,626 匹。价格的波动很可观,最低是 1887 年的每匹 1.60 海关两,而最高是 1890 年的每匹 2.20 海关两。

白色布,当然不可能与原色布相比,但在这十年也有相对的增长,进口量从 1882 年的 43,733 匹增至 1891 年的 79,621 匹。可见在社会繁荣时期,人们手头的钱比以往多时,便会导致这一稳定的增长。

原色扣布是布匹中除原色布外另一项重要品种。这十年间对这种布的需求有些波动。1882 年进口量为 158,480 匹,1883 年增至 178,685 匹,而 1885 年——这一年贸易由于中法战争而中断,降至 109,552 匹。除此以外,每年并无多大变化,最后一年进口量是 155,327 匹,略少于 1882 年。1882 年每匹平均价格为 1.53 海关两,与 1891 年相同,最高是 1890 年,达到 1.85 海关两,最低是 1889 年为 1.43 海关两。美国生产的原色扣布在 1884 年达到 31,000 匹,1885 年降至 7,300 匹,然后每年下降,至 1891 年只有 400 匹。

这一时期,斜纹布的进口量有了明显下降。1882 年为 33,395 匹,1891 年为 21,916 匹。这一下降并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发生在 1884 年,这年进口量只有 18,555 匹,而 1883 年则为 30,187 匹。自 1884 年起进口量并无大起伏。英国的斜纹布数量起初比较持平,1882 年的进口量中包括产自英国的 19,515 匹和产自美国的 13,910 匹。1884 年英国斜纹布的进口量还是占明显的优势,为 15,600 匹,而美国的只有 3,015 匹。但在 1885 年及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每年美国产的斜纹布要比英国产的进口多。1891 年进口的斜纹布中,美国产的有 17,130 匹,而英国产的只有 4,756 匹。尽管斜纹布的总进口量减少了,但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产品在 1891 年还是比 1882 年大有增加。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斜纹布更加坚实耐用,尽管价格高出 25%,但仍然较为经济,

可用于帐篷、船篷和帆,做帆时可把斜纹布用红树皮染色。

同样三页细斜纹布的数量自 1882 年起也有较大下降,那一年进口了 28,398 匹,而 1891 年只有 13,829 匹。市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反复无常的,因为每年的需求及每年的进口量是三个种类——英国的、荷兰的和美国的。总体上说英国的三页细斜纹布占绝对优势,尽管在 1884 年、1885 年及 1887 年荷兰对此项进口有所竞争。

在所有布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数量稳定且大幅度增长的被单布,它从 1882 年的 5,789 匹逐步增加到 1891 年的 39,460 匹。至 1888 年这些被单布几乎全部是来自美国的,那时英国只占其中的 4,250 匹。然后英国的被单布数量大增,1890 年、1891 年分别是 13,590 匹和 12,300 匹。本期的最后两年内美国产的进口了 27,160 匹。1882 年英国和美国产的每匹平均价分别为 2.44 海关两和 3.13 海关两,在 1891 年则分别跌至 2.10 和 2.40 海关两。除上述进口布匹外,其他种类每年进口量大约共计有 50,000 匹,没有必要在此一一说明。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时期某些第一次出现的品种,比如厚斜纹布在 1884 年出现,那一年为 1,775 匹,然后增至 1891 年的 4,018 匹,意大利产的厚斜纹布 1884 年开始进口 710 匹,增至 1888 年的 3,158 匹,1891 年的 2,415 匹。塔夫绸 1885 年初次进口 500 匹,到 1888 年有 5,781 匹,1891 年为 3,325 匹。法兰绒从 1885 年进口 314 匹到 1891 年的 5,298 匹。日本棉布,自 1886 年进口 6,328 匹,而后逐年下降,至 1891 年只进口 80 匹。上海棉纺厂生产的棉布、斜纹布及被单布在 1891 年进口了 640 匹。

1885 年进口的英国棉纱为 21 担,1886 年为 30 担,1887 年 25 担,1888 年 32 担,1889 年 43 担,1890 年 30 担,1891 年 69 担。印度棉纱自 1889 年进口 18 担,到 1890 年增至 141 担,1891 年则为 3,006 担。这样一来棉纱在进口项目中由次要项目变为重要项

目。1891 年棉纱大量进口，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商人创始的家庭编织业日趋增多，由他们向那些编织者提供棉纱，然后收回成品卖掉。

毛织品在宁波的贸易中不占重要地位，在这期间进口数量大幅削减。保暖并不一定需要毛绒，因为棉絮迎合了人们的需求而且比羊毛的价格低很多。各种毛织品在 1882 年的进口量为 16,234 匹，价值 127,570 海关两，1891 年为 11,349 匹，价值 81,814 海关两。

羽纱和棉毛呢较受欢迎，进口量逐年增加。仿厚斜纹织物 1882 年曾进口 2,040 匹，1884 年停止进口，而后也未再进口。

下表显示了每年布匹中最重要的种类的价格，尽管 1891 年英国货币比 1882 年有很大的跌幅。

价格单位 海关两

种类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原色布	1.98	2.17	2.03	2.10	1.93	1.60	1.70	1.80	2.20	2
白色布	1.97	2.16	2.18	2.29	1.98	2	2	1.90	2	2.20
原色扣布	1.53	1.49	1.38	1.62	1.64	1.61	1.72	1.43	1.85	1.53
英国斜纹布	2.34	1.71	1.99	1.68	1.94	1.88	1.90	2	2	2
美国斜纹布	3.13	2.34	2.59	2.40	2.39	2.44	2.46	2.50	2.50	2.40
英国三页细斜纹布	1.84	1.60	1.54	1.60	1.58	1.59	1.60	1.50	1.40	1.40
荷兰三页细斜纹布	2	2	1.84	1.60	1.65	1.92	1.92	1.54	1.60	1.60
美国三页细斜纹布	2.13	2.21	2	1.80	1.82	1.90	1.90	1.90	2	1.80
英国被单布	2.44	1.80	2.14	1.70	1.77	1.58	1.63	1.96	2.20	2.10
美国被单布	3.13	2.78	2.51	2.20	2.40	2.38	2.90	2.40	2.45	2.40
印花棉布、家具套	1.57	2.74	1.59	1.50	1.46	1.25	1.30	1.23	1.30	1.20
英国羽纱	12.30	12	11.67	11	9.86	9.20	9.20	8.57	9	8.60
英国厚斜纹布	8.58	8.56	8	8	8	8	8	7.25	8.20	7.20
西班牙条纹呢	9.68	9.29	9.81	10	8.66	8	8	8	9	9
棉毛呢	4.50	10	10	4.48	5.20	4.58	4.97	4.88	5.07	5.02

金属的进口额在这十年间从 630,067 海关两增加到 929,671

海关两。金属种类包括 30 种,主要有锡、铅、钉子铁、条铁、旧铁和钢。从数量上看,锡是进口最多的一种,所有金属进口的增长几乎都是锡的增长所导致的。从 1882 年到 1887 年,每年锡的进口量并无大幅度增加,但 1888 年的进口却从前一年的 18,039 担猛增到 25,061 担,1890 年为 28,032 担,1891 年为 26,633 担,价值 665,818 海关两。宁波的锡主要来自暹罗及马六甲海峡,比英国的康纳瓦尔锡便宜,它主要用途是制作锡箔及锡器皿。每担平均价 1882 年是 2.30 海关两,1891 年为 2.50 海关两。钉子铁进口量有一定变化,从 1886 年的 33,653 担到 1890 年的 23,576 担,但每年的平均进口量还是较稳定的。自 1882 年的 28,551 担起并无持久性的增减。钉子铁大量运往内地,主要做成钉子,但也用于其他目的,如桶箍及各种工具。铅进口量每年约 10,000 担,1884 年为 12,200 担,1886 年跌至 7,462 担。铅大多数用来做茶箱的衬里,这是各茶庄所需要的。各种旧铁的消费量从 1882 年的 6,300 担增至 1891 年的 18,210 担。种类还包括角料、马蹄铁、铁丝和铁索、马车轮箍等。旧铁被制作成钉子,还有做成器皿和各种工具。各种旧铁价格变化很大,平均价从 1882 年的每担 1.58 海关两增至 1891 年的 1.80 海关两,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最后两三年内。

除了鸦片、布匹及金属,进口洋货还有 100 多类,在十年间又增加了一些,但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贸易倾向。没有一种产品从进口单上消失。进口单上约有 20 个杂项每年的净进口额在 10,000 海关两以上,其中主要有煤油、糖、人参、靛青、红树树皮、火柴和藤条。除了糖以外,没有哪一类像煤油那样有大幅度的增加。这一商品首次在我们的交易中出现是在 1865 年,进口了 7.17 担,并不很多,直至 1871 年进口了 7,618 加仑,自此大幅增加,1875 年有 98,020 加仑,1878 年有 279,584 加仑,到 1881 年有 756,191 加仑,自 1882 年起的进口量列于下表:

	数量	价值
	加仑	海关两
1882	989,000	133,959
1883	816,000	108,363
1884	1,144,000	143,691
1885	1,133,000	143,093
1886	1,540,000	171,630
1887	1,072,000	118,057
1888	1,471,000	192,702
1889	1,824,000	253,523
1890	2,039,000	282,822
1891	2,459,000	345,046

在宁波,煤油的进口量在 20 年间从无到有,现已列居第四位,仅次于鸦片、原色布和锡。在前十年中只进口美国煤油,而后十年开始进口俄国煤油,并成为美国煤油强有力的对手。1891 年进口的美国煤油为 1,879,730 加仑,俄国煤油为 579,400 加仑。俄国煤油比美国的便宜——前者每 10 加仑 1.62 元,后者为 1.68 元,只有两者中最便宜的才被进口。煤油完全靠欧式三桅帆船运输。火柴与煤油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火柴的增长类似于煤油的增长。1871 年进口火柴 15,000 罗,1881 年进口 121,000 罗,1891 年进口 300,000 罗。增长很稳定,只有两、三次相邻年间有跌幅,逐渐下降的价格及使用方便使火柴的消费量增长,1871 年是 1 两 1 罗,现在的价格只是那时的 1/5。20 年前火柴是欧洲制造的,现在则是由日本提供。尽管在数量上与英国不能相比,但日本火柴因为价格低廉而受欢迎,而且某些产品质量令人较为满意。火柴比燧石取火有优势因而得到了中国人的青睐,但后者在偏僻的乡村仍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在中国将比在西方的乡村用更长的时间接受这种新事物。1882 年外国进口的糖有 14,709 担,1891 年增加到 79,124 担,其中包括 20,098 担红糖和 59,026 担白糖。作

为洋货进口的糖其实是来自香港的精炼厂，其由爪哇和马尼拉提供部分粗糖，当然有一定数量来自汕头和福摩莎（即台湾——译者注）。所以说大部分被标为洋货的糖其实来源于国内。按照外国的方法精制的糖是纯白的，因而得到人们的好感，当然这是“牺牲”糖分而得到的。这十年间糖的口味必然有了很可观的提高，但外国糖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各种国产糖的减少。事实上，国内的各种糖产量也有增加，只是比外国糖稍微逊色。在最后两年当糖的进口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糖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1891 年的进口量是 1889 年的两倍多。人参的进口量自 1882 年以来有很大的下降，看一下 1882 年前的贸易情况就能给这一结论提供某种背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1874 年至 1881 年平均每年的进口量是 356 担，而 1884 年至 1891 年则下滑至 175 担。其余提到的几项都是一些原来就有的商品，没有持续地升降迹像。对国外靛青的需求是随着省内土产靛青的收成而波动，每年的进口量都有很大差别，1886 年曾高达 13,307 担，而 1889 年则下降到 1,611 担。

每年的进口土货净额如下：

	海关两		海关两
1882	1,797,576	1887	2,039,361
1883	1,682,576	1888	1,946,446
1884	1,295,633	1889	1,798,942
1885	1,718,215	1890	2,087,035
1886	2,192,033	1891	1,802,906

上表显示出几次大起伏：从 1884 年的 1,295,633 海关两到 1886 年的 2,192,033 海关两，但也可看到 1891 年的进口量与 1882 年相当。对土货的需求没有持续的、可观的增长，这是可预料。那些久为消费者所知的土货商品随着逐渐地引进，人们对它们已没有了好奇心，沿海运输越来越便利，但并没有大大降低运费来增加运输量。各年间的起伏主要是某些项目的土货在当地的

生产因洋货的增减而变化,如靛青、各种药品、烟草和大麻,以及对精致华贵的奢侈品的需求。糖是数额有较大波动的奢侈品之一,但同时其进口量却有较大持久的增长。这一点我们可从下列数据中看出,它提供了糖(包括白糖、红糖和糖果)自 1882 年以来每年的进口数量:

	担		担
1882	24,587	1887	71,974
1883	20,120	1888	33,966
1884	18,452	1889	27,510
1885	44,587	1890	60,304
1886	84,166	1891	54,634

药品,包括麻药和中药房里的各种药材,在土货类进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口量的波动只小于其他重要的商品,其价值约占总进口额的 1/5。事实上浙江省是各种药品的大产地。其他主要项目还有桐油、菌类、大麻、莲藕、龙眼、靛青、烟草、菜油、清漆、朱砂和云南锡。除了龙眼,大麻和云南锡,没有一个项目在这十年间有确定而持久的升降,尽管它们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龙眼有明显的下降,1882 年进口量为 14,245 担,价值 124,296 海关两,而 1891 年只有 3,647 担,价值 21,153 海关两。云南锡 1886 年首次出现在我们的交易中,那年进口了 1,736.62 担,价值 42,001 海关两。第二年进口增加,但自那年起一直下降,到 1891 年为 13.70 担,价值 329 海关两。引起 1886 年此项进口增长的原因是外国锡的价格日涨,从每担 22 海关两涨到每担 25 海关两,这就引来了土货的竞争。但云南锡太软,不能捶打成制锡箔的薄片,自此需求便有所下降。大麻的进口额呈上升趋势,而且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得很好。地产大麻主要被用来编织鱼网,而来自四川和江苏的则被织成布。朱砂的价格有很大下降,值得一提,1882 年每斤 1.16 海关两,1883 年为 1.30 海关两,1884 年为 0.75 海关两,